

# 青苔与山水 是游子归途

赵赫

会不会其实这世界上本没有故乡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故乡。

我见过恋家之人却随波逐流无奈异国他乡,也见过心高气傲又碌碌无为自觉身陷囹圄。对于他们来说,故乡的概念应该是最清晰的。一个努力地爱着故乡,一个努力地想要逃离故乡。大部分人没有那么极端,他们只是轻轻地离开,轻轻地回来,轻轻地念叨着这两个字。

我出生在浙江南部的一个小城市。我的故乡四季分明。

## 流水落花春去也

小城,方言俚语,拥挤的街道,家里的老人对门而住,随时都可能遇到的熟悉面孔,饭后散步就能穿越大半个城市,闭上眼睛就能在脑海中勾勒出每条小巷,各自奔波忙碌又抽空相聚的朋友,苦苦追了多年却始终没有得手的姑娘,这才是我最喜欢的状态。

我甚是唏嘘地跟朋友说了这段话之后,朋友反问我,那你为什么来上海?我不假思索,为了离家远一点。

听起来我是极其矛盾的人。一方面我极度念旧,怀念老家的一砖一瓦,怀念井与井水,怀念打水的人在井边留下的鞋印。我怀念踱步在迷途的街角巷尾,怀念从这山腰进从那人家出,打着手电走在幽邃的防空洞里。

另一方面我薄情寡义,离家远走的时候丝毫不曾犹豫,走了以后也不会想着常回家看看。就好像,怀念仅仅是一种告慰自己念旧的仪式。甚至我厌恶过年,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那样的回家,显得更像是人情世故。

世界大概总是趋同的。人也是。高楼起,小道宽,山上铺了路,古塔翻新,老店搬家,旧宅终成砖瓦。对我这种喜欢拥有些许与众不同,却又没什么本事与众不同的人来说,记忆里的故乡成了最希望被保留的净土。

于是一往无前地逃走,把那些独属于我,我这一代人的故事,留在一次次的想当年里。

## 不似来时上水船

上海的黄梅天还没结束,眼看着就入了伏。这种时候,反而有些怀念老家的台风。

想当年,老宅子在江边上,打开后门就是飞云江,出了正门往左是码头,往右还是码头。涨潮的时候,推开木门跨出一步就掉进江里,弄一身黄



泥。运气若是再好一些,捎带着顺上只小蟹,可以玩好久。

老家的台风不像上海这般温文尔雅。它总是动不动就掀了你的屋顶,上演一出水漫金山的戏码。那时候老宅的一楼都会被江水浸没,来不及搬的东西大多随波逐流而去,真运气好找见了,也当不得用了。待风雨停歇了,大人们坐在楼梯沿等着水线下去,街上便能看到一群锅碗瓢盆逛荡着,偶尔有几个澡盆子还带着哪家的小孩,骑桶的大约摸最有面子,笑得最响亮。等水退了,留下大滩大滩的淤泥,男人们上房贴瓦,女人们铲泥刷地,又是一整天的活计。

现在拆了码头修了堤拓了路,再也漫不来水,原本还有老宅子被泡烂的墙面,隐约记得那些风雨,如今也拆了个一干二净。

一直听着现在的小孩子见都没见过那样的场景,长大的我们,说起这些零零总总,也不由得长吁短叹,现在的小孩子,真的是见都没见过这样的场景啊。

也谈不上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少了些切身之痛的缘故,对往外修堤多少存了些遗憾。再也听不见码头锁着船的铁链仓琅琅的声音,再也不能一撩裤腿跳到滩涂抓小螃蟹。

然而我的父亲还是很开心的,堤连成了一整条。他就整天拉着老家的胖狗去堤岸上遛弯,然后不出十分钟,气喘吁吁地回来了,拉着同样气喘吁吁的胖狗。

## 迢迢不断待归人

若不是有那么些童年无忧无虑的快乐,或者那么些值得你心心念念隔

着屏幕怎么也不算够的人,或者是仍记得你的味道听着你的声音便从后院奔来的狗子,又或者那种玄而又玄的归属感和契合度,谁又会那么在意故乡呢。

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这句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我们被故乡的山水哺育,带着浓浓的故乡气息,呼吸里都夹杂着土话。

平日的活像是漂流,被裹挟着翻滚磕绊,起起落落,双手死死地抓着把手,挺直了腰背,不敢松懈。太过于专注于眼前的起伏,山和水都变了概念。

回到故乡就像是停在可以暂时修整的一处湖泊,可以悠闲地靠着,摊开双手,然后就什么都想起来了。

山啊,水啊,青苔啊,竹筏上的猪头肉啊,傍晚紫色的天空啊,公交车上突然看见的表白啊。

我总是不能有条理地去描绘自己的故乡,也许是因为过去的的生活足够自由散漫。

我对故乡的描述,就像晚饭后的散步,带着七零八落的思绪,走到哪儿算到哪儿。

啊哈,归途。



# 南塘晨游

余寿权

小时候,随母亲从瑞安到温州城里探望表姨,坐的是塘河上最便利的箱式驳船,由大马力的轮船头(也称小火轮)拖着,稳稳前行。我生性好动,好奇心又强,时不时起身,透过船上的小推窗向外张望。顾盼水面往来的舟楫,岸上如织的行人,还有盎然成荫的大榕树,绿油油的稻田阡陌纵横。塘河沿途乡间风情,就这样在我幼稚的心中扎下根须。卖票的老大对着船舱里吆喝,茶院寺快到了,下船的准备啊。此时窗外的河面变得特别宽广,东南西北,各有河道过来,交融在一起,形成水的十字路口。在清澈的水面,不时有白鹭、河鸥被航船的波浪惊飞,一发冲高,发出呀呀的叫声,继而又慢慢盘旋,滑翔着,俯身敛翅,落脚在远处河中央的土墩上。从船舱的右侧窗口望去,一条中间有好几架石桥的河街,旧房子鳞次栉比,木门阔的店铺,铺着油毛毡的农舍作坊,一一映入眼帘。人们依水而居,黑瓦白墙,透着古旧简陋,朴素简单。这就是温州城底吗?母亲说,这是南塘街,乡下。我和初次见面的南塘,就在不经意间擦肩而过。

二十年前,我迁居南塘附近的住宅区,目睹大拆大美,城中村改造,彻底改变了南塘的模样。河街重修了驳岸、石栏杆,河面比以前更宽了,对岸的橘园、稻田,变身为池塘绿树,亭台楼榭的白鹭洲公园。我成了南塘的常客。

庚子夏至前夜,受四更豪雨惊扰,不复入眠,我又想起几日来南塘了。天刚蒙蒙亮,便出了门,清晨的南塘,犹如尚未脱去睡袍的美人,清丽中略带倦意。周边的马路平坦干净,穿过南塘香露石牌坊,迎面那棵百年榕树,经一夜雨水清洗,茂盛得像座翠绿的小山,巍峨状覆盖在临水岸沿,粗壮的树枝,伸展在微波荡漾的水面,犹觉幽深。问度娘,得蔚墨墨其香露,像翠盖之蕙蕙(汉·陈琳《柳赋》)句,取来比拟眼前街景竟颇有几分贴切。此处属南塘街中段,旧称龙巷,端午节龙舟上水的地方,至今仍留着河埠头、踏步石阶,延伸到水边。南塘多桥。过去,南塘街全长仅八百米,而从北到南,要穿越砺灰桥、金丝桥、米筛桥、英华桥、巷头桥和金龙桥,六条桥梁。如今老桥尚存米筛桥,而花岗岩铺筑的路面,已经向南过了划龙桥。街道两边仿古的桥梁牌坊,坡屋塔台,保留了雕龙刻凤,墙粉瓦黛的传统风格,冠名南塘风貌区。南塘街之西的河道,从砺灰桥到米筛桥长802米,俗称八百米南塘河。在兹念兹,不禁忆起那首古诗:一路野人家,家家傍水涯。瓜棚皆缚竹,茅店半遮花。市近便沽酒,水清堪浣纱。羨他西向屋,煖受夕阳斜(王德馨《南塘》)。此刻,清晨的南塘河街,轻柔的晨曦屏蔽了夜店灯红酒绿的纷扰,就像早飞的河鸥,它躲避了整夜的声音喧扰,当太阳再起,

才觉得是自己展翅飞翔的时刻来临了。它们在空中盘旋,俯瞰被不断改变模样的河流和故土,发出清脆的啼鸣声。

渔子不知何处去,洳离飞落拗置船。这是竖刻在南塘河北段那座景观桥上的古诗句。晨曦中,我踩着熟悉的台阶跨过桥面,进入白鹭洲。南塘新雨过,暖风橘洲香,在这块古时本为稻田、橘林的洲洲上,现在是占地面积21公顷的城市公园。取名白鹭洲公园,似乎希望能与温州古郡城白鹭街花的传说有勾联。但我还是叫它白鹭洲,这片原先就是白鹭鸟筑巢繁衍的地方,真实,朴素。公园里种植了各类花灌木和高大乔木,长尾鸟、斑鸠、麻雀类的小飞鸟,在树丛间喳喳嬉闹,但始终没见到白鹭鸟的身影。显然,白鹭鸟是喜欢水的,那里有它可漫步的水草丛,可以果腹的鱼虫。园中也有一片水池,池边有水草围绕,池里养着五颜六色的锦鲤,池岸上造了观赏亭,取名水心轩。起初,也有白鹭鸟从塘河上空遨游过来,或落在水边树木上,或徜徉在浅水中,若游人举起手机,便惊慌起飞,远离而去。

趁着曦光,漫步到荷香榭旁的那一小片荷塘。这是我最喜欢逗留的地方,尤其夏天。荷塘呈月牙形,在公园的东南角,与河面相比,只是小小的一汪,达不到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意境,与古时八十里荷塘,更是相差甚远。但仍不失为清爽的可去之处,晨曦中更有另一番境况。沉睡了一夜的莲花,此刻正舒展娇嫩的粉色瓣儿,享受着露水和柔光的轻抚。那细长的绿干上,顶着翠色的荷叶,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明媚生机。并且,荷花荷叶始终朝向东边的塘河,和塘河以远的太阳升起的方向。



# 金榜题名 那些事儿

郑育友

在高考录取之际,莘莘学子将陆续收到金榜题名的喜信。值此,我想起了旧时城乡考生在录取前后那些所闻。

俗话说:十年寒窗无人问,一举成名天下知。考取功名,古人谓之金榜题名。所以说,考取功名是寒窗苦读书生的期盼。

瑞安,文风昌盛,文化名人辈出。翻阅瑞安科举历史,自隋大业三年(607)到清宣统二年(1910),在这1300多年间的科举考试中,瑞安曾出过状元徐爽(后归属泰顺)、木待问、周坦、王汝嘉、徐铎及洋状元项骧,考取进士的则多达356名。由此可见,瑞安不愧于东南小邹鲁。

下面,是我对于瑞安旧时科举考试前后的一些所闻。

## 考前祈求文昌君

文昌一阁冠崇冈,旧是西园翰墨场。太息柱官论浩劫,读书声卷白云乡。这是清代诗人王润生描写有关文昌君的诗。

瑞安文昌阁建于拱瑞山上,拱瑞山位在温瑞塘河中央。举头远眺,它像一颗珍珠镶嵌在玉带上,又似山水盆景。

拱瑞山上的文昌阁,昭示了瑞安千年古县的文脉与深厚的文化底蕴。所以,每年科举考试前夕,前去朝拜的人络绎不绝,文昌阁香火十分

旺盛,家长带子孙在文昌君前顶礼跪拜。

旧时,不但瑞安城底学子有拜文昌君习俗,湖岭山区也有此俗。传说,湖岭村桥老宅学究黄绍姿,因在安徽歙县任过县令,故老乡尊称他为黄老爷。他告老还乡荣归故里,他的入室弟子孙希旦得中探花后,为答谢黄老爷教诲之恩,在黄先生故乡湖岭湖屿桥老街西首三十二溪北岸,建造一座青瓦飞檐,气宇轩昂的八角亭,并在亭内一楼设天香书院,专供山区孩子读书(由黄绍姿执教)。孙希旦还在亭的二楼特设文昌阁,供学子祈求升学。从亭一层至二层文昌阁,其台阶共24步,寓意学子无论功名成与否,但一定要坚守二十四孝。

关于朝拜八角亭文昌阁的事儿,我记得较深刻是我八岁那年(1948年),堂伯父曾带着他儿子阿斌哥去八角亭二层文昌阁拜文昌君,祈求他考上瑞安中学(高中)。大伯先在香案桌炉中点燃三炷香,口中念道:拜文昌帝君,子孙更聪明,祈福文昌帝君,仕途平步青云。那年2月份,凑巧,阿斌哥真的考上了浙江省



立名牌中学 瑞中(高中)。

## 中举后祭祀 宗祠

在祠堂,最重要的还数品质和德行,比什么都重要。所以,耕读传家,清白明世,一直都是中华氏族几千年来的必须谨遵的深刻教诲。

考中后,考生除了到文昌阁还愿外,还得到祠堂祭祖。

以前,祭祀的香火味总是常年不断,长辈们在弥漫的香火中祈祷祖先保佑家族兴旺,同时也不忘教育孩子们要感恩孝悌、端行修德。

听湖屿桥郑氏三房宗亲回忆说,清代,我们三房郑梦燃、郑子定二公考取邑(县)庠生时,族长公曾领他们去塘栋头郑氏宗祠拜祭列祖列宗。族长领读,学子跟念:子孙祭祖,恩情悠悠。藤蔓千里,皆出一源。家国盛衰,匹夫有责。政通人和,合族兴盛。继承祖德,耕读遗风。育人锻才,金榜题名。列宗列祖,九泉含笑。大展宏图,家国昌盛!嗣后,族长公当众宣布,今年考上邑庠生的宗亲学子分学田三亩,种植时间三年,以资鼓励,族人予以鼓掌通过。

现湖屿桥郑氏学田虽已无,但为鼓励部门学子学业上进,继承祖地金华浦江郑义门耕读遗风,自2001年起建立了湖屿桥郑氏奖学金基金会,至今已有300余名大学生获得此奖,大大鼓励了他们的学习进取心。

# 露天之下的纳凉

钱玉琴

若不是那夜色太美,让我感觉跌入童年的岁月里,有如微醺之后晕乎乎的情不自禁,在夜深人静之后,以文字记录此情此景。

此刻身在大罗山怀抱,在远离喧嚣的寺院里。耳边传来天籁之声,近处泉水淙淙不曾歇脚,和着不知有多少只此起彼伏的蟋蟀声,好像举行一场盛大的演唱会。黑色笼罩四周,黑魇魇的层层山峦和郁郁葱葱的树木,犹如蒙上了黑色的面纱,显得朦胧而神秘。

抬头看苍穹,星星好似在悠闲散步。惊喜的是,还有点点萤火虫的身影在眼前飞舞着。山风习习,吹落所有的心事,让人沉醉其中。

不知有多少少年没有像如此这般坐在露天的院子里,少年去小城读书一脚迈出家门之后,再也收不回来。再过几年之后,老家的房子拆后重建,改成农村式的商品房,再也没有院子可乘凉。即使工作之后偶有邂逅星星,也是脚步匆匆,闲事挂在心头,无心欣赏良辰美景。

童年时的家乡很美,前后都有河,前面的宽阔后面的狭窄。河上有石桥,有石板路,现在回忆起来也颇有江南水乡之味。可惜如今老家改了模样,回忆也失去了证据。

那时的月光总是很皎洁,院子前后都有,前院子和大伯家的连在一起,四间院子连在一起,用砖围成半人高的围墙,可以坐在墙上。但我们习惯在后院纳凉,可能是夕阳下山之后,阳光首先撤退阴凉下来。然后用水泼地把暑气冲走,水一泼上去,很快就会被吸收,暑气也随之蒸发,也随之清凉许多。然后我们搬出竹席,还有竹床,还有桌子凳子。晚饭也在外面吃,母亲拉动着风箱,一只特大的铁锅里的是我们一大家子包括奶奶有九口人的稀饭,每人一碗粥,也很快告罄见底。

我们几个姐妹躺在竹椅或竹床上,看星

星,数星星。还有隔壁邻居家院子里种植的天罗瓜,每当清晨开着一大朵鲜艳欲滴的黄色花朵,到晚上会被阳光晒蔫耷拉着。晚上登场的是萤火虫,我们会拿出玻璃瓶,捉着几只,在瓶子里一闪一闪亮着灯。然后玩累了就躺下来,懒懒地扇着扇子,数着星星就睡着了。也不知什么时候,父母把我们抱进屋子里头睡觉。

多少个暑去寒来,如今出走半生,不能说尝遍人间滋味,但也可谓是经历了酸甜苦辣,五味陈杂。少年无忧无虑,即使有,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,为赋新辞强说愁。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,只能以自身的经历去总结去汲取人生的经验,如今识得愁滋味,让人感慨万千。也只有自己尝试了人间诸多滋味,才会感同身受去理解他人,升起慈悲之心。当初一定要如此,并一度陷入执迷于此,欲罢不能,但如今也是云淡风轻,一笑而过。

夜色如水,犹如一个贪梦的孩子那般,幸福充斥在心头,竟舍不得回房间休息。从晚8点到接近深夜12点,才恋恋不舍回房。

这次和同事兼好友外号木头在一起,我们面对面聊天也有几年,这几年只在微信里或短号电话联系,这次我们在月色之下,能有机会聊天。随意说着笑着,偶有几声纵情大笑,划破黑夜的寂静。

天上有颗星星,说是长庚星,也叫启明星,据说是夕阳下山时,长庚星就会升上来,在天空中闪烁着,自童年到现在一直都在。好像走过千山万水,看到童年的自己,一如当年的无事在心头,平静。历尽千帆,归来仍是少年。

每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灵魂,回来寻找它自己。而我们长大成年之后,也是不是回来寻找自己曾经失落的一角,与过去的自己一次次重逢,于是,生命如此喜悦而美好。